



門 武 9
第 26 5
卷



平言序

吳有習水戰者往說晉君晉君舉為將與齊人戰
大敗晉君謂之曰寡人拔子乎羈旅之中徒以其
無敵於天下今用兵如卵投石縱寡人宥之子其
謂絳父老何吳人再拜誓首曰臣少長乎水烏知
陵師臣固死罪而君用臣之地亦非其所也晉君
怫然作色曰夫兵用之水而克之行之陸而不敗
左右進退無不如意子徒知有舟師焉益吾國遂



陸

晉書 卷之九

逐之近世言鑿者動輒云古方而其所稱古者不
必古見以為今者亦不必今况不能取古今通施
之其不為吳人者殆希矣我亦見其為疾者所逐
也法眼劉公著此編其意蓋謂古乎吾能為之今
乎吾亦能為之惟顧其處之何如耳嗚呼戰以克
敵為利治以已疾為巧何古今水陸之有是謂之
平言也公之先君玉池先生創建躋壽館引海內
學者純卿嘗受知遇於先生又與公相親善俾令

嗣子廉受業於純卿：：既悉劉家之政殆且二
十年又憤世妄庸之徒此刺之成喜不自勝因為
之序云安永戊戌之冬

金峨井純卿

蓋溪劉先生平言

男簡

甥山延敬

校

家塾中有田張二生者。張生從事宋元諸家。田
生左袒近世所謂古鑿方。日夜爭論不已。遂質
之余。曰彼是皆可。惟在於用之何如耳。書曰
無偏無頗。此所以望二生矣。因次此言以示之。
不敢公之大方也。安永七年歲在戊戌二月望。

卷之...

卷之...

東都侍醫法眼藍溪劉惠仲明識

天之賦人也有厚有薄。故鑿之治疾在於必察之。而審其虛實矣。而世或謂古方不宜于今病。世運已遇于未會之初。人稟賦咸薄。惟參芪之補而足矣。或謂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萬病一毒。惟毒藥攻之而已。各偏執之門戶。一立其徒。曉聚訟。莫有定論焉。夫十二元會出于邵子。而淵源於佛說。且古方不宜今病。羅知悌之言。亦非確說也。上古天

真論曰。黃帝曰。上古之人。年度百歲。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度半百。動作皆衰者。時世異邪。人將失之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陰陽和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內經之為書。古人或以為三

墳之一。或以為成于秦漢。其果成秦漢耶。去今蔓
邈矣。果成于黃帝之時耶。乃曰。今時之人。半百動
作皆衰。由之觀之。人之稟賦。古今無異。燎然可以
見而已。稟賦之有厚薄。必在一世中。故如天真論
天年篇等言。人生逐年有盛衰。如壽夭剛柔二十
五人篇。則論稟賦各自不同。如通天論。則辨藏府
大小高下。堅脆端正傾偏之異。如異方法。宜則審
方民之殊性。其佗至貴賤貧富各有不同。或得之

失。營失精無一不備焉。李仲梓輩。徒知宗內經而
妄逞新奇之說。不知其與之相乖戾。亦何不思之
甚也。果從其說。言稟賦循世運而衰降。何啻人雖
萬物。亦皆然。則藥性亦然也。是人稟與藥性俱相
衰降。雖峻攻之品。何恐之有。羅氏又曰。用古方治
今病。正如拆舊屋。建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經匠
氏之手。其可用乎。凡讀書者。審其前後始末。貫通
一書。而後可議其可否。羅氏無成書。今人所口。唯

此一語耳不可盡所以為羅氏然意者此語為當時局方學盛行執成方不知活潑之機者言之耶今觀千載堂宇不過用松為梁棟用檜杉為楹柱其故何松取其任於橫檜杉取其勝於縱是千古不易之理豎方之於制品味寡多古今無異藥性之用則一揆也故邪填于上者仲景以瓜蒂為主東垣亦用之蓋高者越之之意也下利腹痛仲景以承氣為主丹溪亦用之蓋下者引竭之之意也

是未經匠氏之手者而朱李猶用之何則藥方之制出于人工猶宮室之制與時沿革藥品之性出于天工猶材木之用千古不易也故方與証對則古今何擇乃徵羅氏言非確說也夫老者衰壯者盛固其恒也然有壯而衰廢者有老而壯實者有守修養而多病者有不慎而多壽者有彊者而夭弱者而壽乃天賦之厚薄也今薄者以其病形偶似實誤施攻擊劑則害在反掌間厚者而見其

病形偶似虛，誤投峻補劑，則亦害在反掌間。今世據十二元會之說，奉李朱者，徒周旋于補中歸脾異功二陳間，視承氣瓜蒂如蛇蝎，其弊竟至使邪盛者投輕緩劑為荏苒之患。嗚呼！不亦悲哉！如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是喻辭耳。譬猶曰醫非三世不販其藥也，猶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也。勃海長而有越人，長沙守而有仲景，何必三世乎？甘州膠飴甘平物，足以為大功，亦何必瞑眩之藥乎？周官

曰聚毒藥以供鑿事，其次章曰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又曰以五毒攻之，可見毒與藥固為二矣。疾也者不平之稱也，邪毒容乎人身而不平之謂實，氣血脫而不平之謂虛，斯二者皆疾也。能治人疾之謂疾醫，實者攻而瀉為虛者養而補為是，其方也。語曰處寢不時疾殺之，已自取也。傳曰近女室疾如蠱，俱謂欲竭其精而生疾，即虛病與夫產後金匱傷汗多亡陽下多亡陰皆疾也。是以古疾

鑿竝貯毒與藥所以共鑿車也仲景於四逆方後
有言曰強人用附子一枚是循人稟受設教也又
云陽明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
不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
與小承氣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
攻之若不轉失氣者但初頭鞭後必溏不可攻之
是察虛與實也噫悉哉言也妄庸之徒動輒削之
以為非仲景之言吾不見其所據要之惟去不當

其意者耳且以病為盡毒則何言養之乎以藥為
咸毒則如粳米小麥屬亦謂之毒可乎均之可謂
不知鑿之大體者也矣然偏執之弊自古而然如
巢元方之寒劉守真之熱張子和之攻薛新甫之
補亦以偏執成家者蓋其所由來者三烏五方各
殊其宜然以一方立言貴賤貧富其習不一然概
乎論之一也其所師之人識見固偏則先入為主
錮不可改二也人之於毒藥有耐者有不耐者且

毒有輕重，妄試乎一人而以為準三也。凡所偏感，雖有識之士，亦誤事焉。其始得習乎補，則以為惟補之足，得習於瀉，則以為惟瀉是足。此亡鈇者意其隣之子之類哉。蓋才與識自別，才質也，所稟于天而不可易；識別識所，取決于我也。誤則可能易之。方今之俗，擇醫則曰某長于攻，某長于補，視其病所宜就而請焉。雖似亡害而病有變化，有從陰而之陽，從陽而之陰，虛而實，而虛而寒，而熱不

端倪，偏執之徒焉，能不誤事。况謂無寒熱虛實者乎。其至誤治向死，則曰毒已盡矣。其死也，命再曰既用參芪若干，如此則至矣。或束手而待斃，或揭衣而走，大抵此輩未診之前，已印方於胃臆，其心謂此嘗用而得効者，不問其由，漫投之也。嗚乎！如此而瘳者，偶中也；不瘳亦偶中也。何在乎其才之長與短乎！以可改之識而混不可易之才，不啻誤已。又誤之子弟，不啻誤子弟，終逮之于天下，識可

懼哉以余視之今稱古方者徒謂之擊劑家而可也夫後世方中有擊劑如舟車瀉川三花神祐等皆是古方中有緩劑如建中理中腎氣輩皆是學者苟能明疾鑿之義不必擊劑則雖執古方而出於專奉家元諸家拘于溫補者上能奉宋元諸家而廢十二元會不必緩劑則亦出於專執古方局于攻擊者上也雖然建中益氣各自有所主舟車十棗辟就不同則未如審乎貴賤之習強弱之殊

與原之寒熱証之虛實取歷代諸家之長而舍其短玄同古今者無偏執也學者其可不思諸

藍溪先生平言終

天保庚子孟夏寫

時中精舍原藏本

